

伍立杨自选集

琴 谈

伍立杨
——
著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伍立杨自选集

伍立杨——著

琴 谈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 沈阳 ·

© 伍立杨 2012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艺谈 / 伍立杨著. —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2012.7
ISBN 978-7-5313-4205-2

I. ①艺… II. ①伍…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043931号

艺 谈

选题策划	魏希望
书名题写	敬 居
特约编辑	李 楨
责任编辑	王维良 姚宏越
责任校对	陈 杰
装帧设计	最近文化
开本尺寸	880mm × 1260mm 1/32
字 数	163 千字
印 张	7
版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2 年 7 月第 1 次

出版发行	北方联合出版传媒(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春风文艺出版社
地 址	沈阳市和平区十一纬路25号
邮 编	110003
网 址	http://www.chinachunfeng.com
购书热线	024-23284402
印 刷	四川新华彩色印务有限公司

ISBN 978-7-5313-4205-2

定价: 28.00 元

常年法律顾问: 陈光 版权专有 侵权必究 举报电话: 024-23284029
如有质量问题, 请与印刷厂联系调换。联系电话:

自序

幽微处的情绪烟云

纸上的风景，搜剔幽秘，如人饮水，冷暖自知。欧洲小说，自夏多布里昂，描写风景，成为一时风尚。虽游离主题之外，却自有妙趣。五代后蜀韦毅编选《才调集》，他就相信文字词采，其韵之高，可比桂魄；其词之丽，可胜春色。陈从周一部《说园》，议论周匝，文字雅俊，缩龙成寸，点缀疏密，不啻一部胸中之园林。微雨小窗，草木苍然，苏东坡时代的风景，今天已难实指，而其文字心情，仍可一贯。夜来风雨一灯，闭户读书，翻开全唐诗，光是看看题目，也就很有意思了。《塞路晚晴》《春晚旅次有怀》《秋宿湘江遇雨》《寄邻庄道侣》，汉字天然的组合，意境深深，惹人沉吟叩弹。看来纸上的风景，一半是大自然，一半是文字奇妙组合产生的韵味。魏晋诗歌虽窥情风景，钻貌草木，太过重视形似，然在一番雕琢研磨之中，文字的神理，悄然潜伏下来。故虽看若形似，而文字越千年，实形神俱在。顾长康说会稽山川之美是“千岩竞秀，万壑争流”。多少年又多少年，山川非复旧时容，而此文字定格的自然之美却灵性长存不灭。文字意境，其勾勒渲染，所予人者，甚至过于自然本身。

王羲之一生写过五百多封杂帖，这些写在绢帛之上的简短书信，多言约意丰，语短情长。他推重艺术化的人生，力图使生活艺术化，

艺术生活化，诗文风雅，书画遣兴，他的书法翩若惊鸿，他的杂帖又情思摇荡，看似可有可无，因为其中没有非说不可的话，然味道正在其中，艺术家的气质因了社会风尚而得以结晶为第一流的艺术品。到了蒲松龄，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就只好人鬼狐妖，聊发异想了。然而，子夜一灯如豆，萧斋冷寂，“寄托如此，亦足悲矣”。仿佛听得见蒲翁落地不散的长叹。

有时候静坐思维，与时光共老，看芭蕉又绿，心境空漠，寐不交睫。偶有浅梦，也必是买芒鞋竹杖，向故乡的千山万山深处，一片蒲团，了此三千大千世界。正所谓“交寡深深怀旧地，变多渐渐悟浮生”。

张恨水先生云：托迹未高飞不起，稗官写到鬓斑时。洵为客居无俚，著述自娱之写照，实堪借以自况。然久而不废者，乃因聊耽著述，藉解牢愁。头颅若许，岁月若驰，真不禁把酒问天，而欲一吐胸中抑塞也。

培根氏云，读史使人明智。也不尽然。试观今之民国史著述，读之越多，则越易迷惘。盖以真相遮蔽已久，而说民国史者，由痴人说梦转为戏说臆想，痼弊深矣，徒饰虚文，无补实际，尚不知将伊于胡底，是以迷惘不得不然耳。

有读者高明以为，笔者之民国史解读或于解会人事，略有涓埃之助。是则以点滴之发现，均来自于第一手资料。举凡顾墨三、刘经扶、熊天翼、陈辞修……直至胡伯玉、邱雨庵、关雨东、戴海鸥，直至部队下级连排长，回忆访谈，俱穷加搜罗，积于今已斐然可观。其间不啻得原始史料之助，也颇饶幽微处的情绪烟云。然而风流云散，思之腹痛；室迩人远，徒怆我心。

燭火之微，何增乎光耀，而有所弗遺者，吳鴻兄及曉亮君之力促，緒論芳徽，洞燭機宜，謬采虛聲，推獎逾份。方使我駑馬奮駕，賈其餘勇，檢索支離之作，于汗漫卷帙中，得閑文四部，曰：談藝、談史、談兵、談美。近年所作晚清流變、幕僚生涯等，為葆其完整性，暫未收入集中。雖覆瓿之物，然亦曾獲看官謬獎。安敢不竭所知，用獻野人一得之愚。

2011年初夏

目录

报纸和文言	1
识字难，未必然	3
辩证读古书	5
古人的现代性	7
大字星如万点尘	10
空间距离，催生悬想	14
文学与时空心理体验	17
风景与悲慨	20
深邃隐约的智慧体察	23
解诗大异其趣	25
哀中文之式微	27
奇美之境：谈流行书风	29
闻芬芳，寻旧径	32
文章无味甚于黄瓜	35
文字灵幻	38
名报人的文学绝响	46

文风一瞥	50
诺贝尔奖与语文传统	52
智慧牵引卓见	55
民初译文的衣香鬓影	59
大雅云亡	66
大哉《盐铁论》	69
中学国文试题及其他	77
艺文翻译：趣味及选择	80
大手笔	86
“外来语”古已有之绝非外来	88
如厕就读及其他	91
国学有国学的种属	93
两本胡适传	97
学问死于足下	100
印象式结论的可疑	103
文言、白话宜相安	105
时间深处的怀想	110
大梦谁先觉	115
品物者的心情	122

《水浒传》评论三奇书	124
恶骂成性	133
出恶声与两极研判	135
鲁迅、钱锺书讥国画之弊	138
钱锺书遣词法小窥	140
钱锺书与读书笔记	143
“汝准是发了疯矣”	145
契诃夫的情景妙语	147
民国篆刻说略	150
译文水准之我观	153
浩然思钱公	156
创造——美的新生	158
刻刀下的自由魂	160
书法妙喻之别笺	164
国学试题，不够知己	167
愁如大海酒边生	169
慢速度的风月观览	187
住在树上的心曲	191
浮沤堂读书札记	194

报纸和文言

文言文是中国人内心的东西。几千年的文化积累，使文言文中产生了许多漂亮的句法和表达方式，思之无尽，味之无穷。然而，意识形态的转换，生活空间的转型，世人好尚的转变，终使文言文的气味日渐稀薄，影响日趋缩小。

报纸文体，作为一种新闻报道，应该简捷、明了、普及、客观，而文言文的简洁、有力、醒豁、雅健、优美，正可借鉴取法，同时更能在全民的文化意识培养上，收潜移默化之功。而我们当前的报纸文体，所最缺乏者，就是这一点。尽量用白话，当然是语文的改革，奈何白话文的正宗基础太薄弱，积累不深也不厚，久之，俚浅的俗语单性繁殖，传统中文优美的表达方式，味道深郁的字汇词句，势将湮灭殆尽，这是很可忧虑的一件事情。

相对来说，台湾地区的报纸文章所保留的文言成分要多一些。尤其在副刊和专栏上，颇有几支意气风发、文采炳蔚的妙笔，令人赏心悦目，掩卷融融。当然，此之外，随心所欲，率尔操觚者也不在少数，余光中先生指出台湾的某些记者，古文修养蹩脚庸浅，却每喜故作解人，结果呢，一个三流的演员死了，也是“一代佳人，香消玉殒”；任何女人偷了东西，也是“卿本佳人，奈何作贼”；而“使

君有妇”、“河东狮吼”、“季常之癖”等更是经常出现在报纸的社会版或花边新闻里，变成了所谓“雅到俗不可耐”。

林纾虽然抵死反对新文学，但他以古文译西洋小说，一方面在不识 ABC 的情况下做了新文学的功臣，一方面也树立一代文章丰碑，影响所及，尤其是两栖于新闻和文学的写作者，受益良多。以《大公报》（1918 年 3 月 11 日）文章为例：

英国大小小说家司各特氏肄业于爱丁堡大学时，蠢如鹿豕，同学咸窃笑之。教授某尝语人曰：“此子生而为蠢奴，他日亦且以蠢奴终耳。”司各特卒以小说成名，教授之言遂不验。

细推其文笔，虽并非一流，难称高华，但也可谓明畅、清通，未可厚非。旧时代，报纸上这种浅易文言文随处可见，而真正堪称纯正、名下无虚的，是著名记者陈布雷那支虎虎有生气的妙笔。他于 1926 年 3 月 12 日上海《商报》撰写《中山逝世之周年祭》，尝谓“岁月迁流，忽忽一星终矣。国辱民扰，世衰道歇，山河崩决，莫喻其危……虽然，吾人之纪念逝者，其所奉献之礼物，岂仅鲜花酒醴、文字涕泪而已乎”，即可见一斑。陈先生天纵奇才，又加以文言功底深郁，真积力久，根深叶茂，发而为文，必有可观之处。大学者王力（了一）先生对他也甚为叹服，以为“他的文言文是最好的”。

文言文是一种古色古香的美的存在，现代人的文章中，若真能保留一些古文的神味，或能自古文的风调脱胎而来，于文化建设是一桩大幸事；于文章本身，也可以摒单调肤浅而渐趋丰饶。当然，那种糟蹋语法词汇，徒然在表面做手脚的伪文言文，一知半解，文品卑下，只能贻人笑柄，应该尽早剔除。因为真正领会古代汉语，并不比学会一门外语容易，稍欠精熟，即出毛病。有志写作者，不可掉以轻心。

识字难，未必然

陈独秀《小学识字教本自叙》尝谓：“今之学校识字如习符咒，学童苦之。且漫无统纪之符咒至三千字，其戕贼学童之脑力为何如耶？即中学初级生，犹以记字之繁难，累及学习国文，多耗日力。其他科目，咸受其损。”那个时期的年轻文化改革者，如魔附体，攻讦中国文字，不遗余力，视为仇讎；持汉字拉丁化者，更有多人。其口号则云“废除汉字，改用字母”（《胡适口述自传》，第138页）。那时彼辈都还年轻，气血旺盛，执其一端，铆劲往牛角尖里死钻。

且不说汉字与文化遗产的意义，即以汉字拉丁化以后而言，学童学之，就易如反掌了吗？事有不然，且恐怕恰恰相反。唐德刚先生说他小时候学汉字，字、文结合，像《〈左传〉选粹》《史记菁华录》这些书能整本地背诵，“大多数的孩子均不以为苦”，家中长辈再辅之以物质刺激，小孩甚至主动地啃起《通鉴》《文选》等大部头来，且乐在其中。但是拼音文字如何呢？“由于音节太长，单字不易组合，因而每一个字都要另造出一个特别的单字来表明，如此则字汇 vocabulary 就多得可怕了”（唐德刚：《胡适杂忆》，第132页）。唐先生以其绝深的经验勘察，认为“认字”恰恰是拼音文字的最大麻烦——要读完五磅重的《纽约时报》星期刊，须认识五万单字，仅

此即比《康熙字典》上的所有字还多。“五四”时的闯将们，想象力贫乏，拿着鸡毛当令箭，自然见不及此了。唐先生以为学界巨擘，与其思与学双边充量的“全面发展”有关系，故其发论，大有百步穿杨之效，为什么呢？此无他，老先生是从实事求是出发，而非一大批“某公”般从、或先入为主的“想法”出发。

辩证读古书

曹聚仁先生很反对青年人读古书。他以为，好好青年，在书堆下变了废物，哀莫大焉。他尤其瞧不起宋明理学家及章句陋儒。“知识分子平日对国家安危盛衰，不闻不问，以为那是学问以外的闲事，到了危殆不可救药，也只有叹息几句了事。”这是他在《颜李学派与读书论》中对宋儒树高义而远社会所下的痛彻批评。后人看历史，视角不同，则结论大异；心情不同，则观点悬殊。曹先生的同龄人张恨水先生于此有全然迥异的想法。他要“为宋明之士呼冤”。他以为，宋明之士讲气节，而不免国家危亡，要负责任，但较轻微。“因为他们讲气节的时候，全是在野之身，在朝握权柄的人，都是贾似道、马士英之流。读书人商量保护社稷，宰相却在斗蟋蟀、唱曲子……文天祥、史可法，武力落败。而他们那种大义孤忠，也让强敌低首下心地钦佩”（《最后关头》），较之曹翁，恨水先生批在了根子上。

张恨水先生的视角，意在强调不能因噎废食。宋明文士，也有可师之处，但求不要流于过分的迂腐而已。他还在《苏诗书后》中说，若是公卿，都像苏东坡那样聪明，宋朝也不会亡了。诚哉斯言。真正的读书种子，正是社会、民族发展的灵魂，若辛亥时期同盟会那一代知识分子，正是读书人中的“重中之重”，是现代国家不可或缺

的脊梁。他们既苦学不辍，同时也摩顶放踵地有利天下，风尘莽莽，而潜修自励不止。中华老大帝国近现代化的转型，端赖其孜孜，呕心沥血，方得以启动。设若凿去帝王专制的桎梏，宋明之士也可刮垢磨光。今之美国大学教授，迂执过于宋明儒士而从事冷门研究者，何可胜计。他们的行为，怕也说得上是树高义、远社会了，却并无危殆之状。为什么呢？人家政体上轨道，政治有办法嘛！他们并不代人受过，也不会“神仙打架，凡人遭殃”。这才是天经地义值得三思的。去除那种消磨读书人的社会土壤、政体机制，方可矫正读书人的形象、处境。如果只将读古书作为靶牌，终不免落到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循环，因为“不读古书即可救国”这个公式，绝对不能成立；那么，总病灶还在，奈何？

古人的现代性

人类万代繁衍，科技发展迅猛，日常生活大异于前。几千年前的神话与传说中种种变成现实，切近可感。科技推动的魔力不可小觑。但在时刻不停滚动发展的同时，棘手的难题也陆续暴露出来，来日大难，“君将哀而生之乎？”发展的科技不能同步解决这些问题，已是新世纪，这些问题仍令最尖端的科技束手无策。

譬如，引力强大、可吞噬一切（包括光线）物质的黑洞；巨大的太阳耀斑，其瞬间亮度是平常阳光的二十倍；地球磁场反转，磁场一旦失常，太空则发生粒子暴；全球疾病流行，生态平衡的破坏，可能出现强速而令人类毫无防范能力的病菌，如此即令微生物也可能毁灭人类；全球变暖，海平面不断增高，诸多城市将成水底世界；生物技术失控，转基因植物可能带来新的病毒；环境中的毒性物质，现已有世界诸多大城市空中含有大量的柴油发动机排出的微粒——它不仅致癌，而且破坏胚胎组织，减弱生殖能力。

据《参考消息》（2000年10月20日）说，1908年一块宽约二百英尺的宇宙碎片冲入大气层，并在俄罗斯西伯利亚的通古斯上空爆炸，其所释放能量，相当于广岛原子弹的一千倍。天文学家估计，每一百年至三百年，地球就会遭到一次类似体积的宇宙碎片的撞击，

体积较大者，杀伤力更为巨大。

茫茫宇宙，奥秘无限。

太空，辽阔而黯淡。浩瀚磅礴的相形之下，地球实在也只是巨浪颠簸者在“走泥丸”。这样卑微的角色，有限的体能与智力，也许人类发现的所有物理、自然规律，都不如这一条黯然神伤，那就是：人的结局，不是一个统一体，而是作为分子和原子发散到宇宙中继续存在。

古人虽不如现代人见多识广，但他们中的杰出者，却葆有根深蒂固的隐忧，对生命本质的认识。他们善于倾听大自然深处发出的悲鸣和天籁极致的消息。“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生。”（杜甫）注目寒江，细推物理，智慧在雾霭云翳的笼罩中破晓而出。

“天地者，万物之逆旅；光阴者，百代之过客”。天才的李白如是表达，基于这样的认识，他常有感慨，“有时忽惆怅，匡坐至夜分。”（《赠何七判官》）按说他的心性，和他的诗的基调总不是悲苦凄切的一路，而感慨却深郁难掩，以致常常对景生愁，如谓“燕麦青青游子悲，河堤弱柳郁金枝”。那真是悲从中来，先天先验的，挥之不去。

就算“一蓑烟雨任平生”的苏东坡，“想得开”仍只是其表层形态，内里还是“忧患不已”，那是一种融入自然界的大忧患。他初到海南时，看海天茫茫，凄然伤之，何时得出此岛？转念一想，“天地在沚水中，九州在大瀛海中，中国在沙海中，有生孰不在岛者？……念此可以一笑。”这一笑，何等无奈。

这个意思，旧时诗人尽多表达：“蜗牛角上争何事，石火光中寄此身”（白居易）；“闻道长安似奕棋，百年世事不胜悲”（杜甫）；“凡物有生皆有灭，此身非幻亦非真”（辛亥党人）；“区区一生，愿